

当前 文学主体性 问题论争

何 火 任 编

DANGQIAN WENXUE ZHUTIXING WENTI LUNZHENG · HAI XIA WENYI CHUBANSHE



当前文学主体性问题论争

何 火 任 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当前文学主体性问题论争

· 何火任 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4.125印张 2插页 334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10368·222 定价: 2.70元

前 言

刘再复同志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学术探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上海《文汇报》和北京《文学评论》就此开展了活跃的学术争鸣。之后，陈涌等同志对刘再复同志的学术观点提出了不同见解。党中央倡导形成宽松和谐的文化气氛。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参加这场论争。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它生动表明，我们的理论研究深入了，学术空气浓厚了，活跃了。文艺理论的百家争鸣与文艺创作的百花齐放密不可分，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一个时期来，人们感叹文艺理论批评落后于文艺创作，现在，这个局面开始改变了。文艺理论的突破与发展，为文艺批评的变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现实可能性。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正鼓动着有力的双翼，向着一个黄金时代奋飞！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由于“左”的干扰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文艺界屡遭劫难，成为重灾区；学术理论界也曾长期存在着一边倒、一窝蜂的现象，存在着片面、绝对、极端、非此即彼，一家独尊的思维定式。因此，“学术争鸣”观念本身就应当变革。我们不要再作“叶公好龙”式的人物，不能再吃“形而上学”的苦头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渐渐使人们懂得，人间不应存在学术“法庭”，不应有学术“审判者”和“垄断者”。行政命令和政治裁决不仅无益于学术理论的

发展，而且十分有害。学术无禁区，学术要民主，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我想，学术理论工作者应当崇尚科学和真理，应当谦虚谨慎，严肃认真，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在学术争鸣中，观点应当是泼辣的，旗帜鲜明的；而在态度上又应是平等的，和风细雨的，与人为善的，实事求是的，不曲解对方原意，不蔑视对方的探索，不夹私愤和个人意气。只有这样的学术争鸣，才会形成一种宽松、和谐、融洽、信任、活泼的学术气氛，才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和真理的探求。

我选编这本书正是为了促进这样的学术气氛的形成和这一学术论争向纵深发展。我认为，这场论争是文艺理论领域的深层次论争，涉及到许多重要的根本性的学术问题，比如，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是否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怎样认识文学的规律和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表现，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等等。应该说，目前的论争只是刚刚开始，方兴未艾，健康、深入地发展下去，定会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从而改变我国文艺界较长时期来理论感不强、理论思维薄弱的缺陷，大大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理论素质。

本书选编了四辑文章：第一辑收录了刘再复同志的一组文章，较集中地反映出他的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思维脉络；第二辑选收了陈涌、程代熙等同志对刘再复的学术观点提出不同见解的文章；第三辑文章，主要是对陈涌的学术观点进行商榷的；第四辑文章，是试图对文学主体性等问题作多角度的思索和探讨。书中还附录了一组刘再复、陈涌等同志接受新闻界采访时的有关谈话和香港、海外文化界对这一论争反应的材料，读者可以从中感触到论者的某些心境和外界对论争的关注。

显然，收入本书的文章和材料，并非都代表编者的观点。所以将去年以来我所能收集到的各种观点的文章和材料编入本书，

其意在于给读者特别是学术理论工作者提供较为完整的系统的研究阅读参考资料，便于进一步探讨、思索。

当前，我国日渐高涨的改革大潮，正荡涤着种种禁锢人们思想和精神的陈腐观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改革事业和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更加富有生机勃勃的活力。在这样的形势下，围绕文学主体性问题的理论争鸣，势必深入下去，取得学术探讨的累累硕果。我相信，反映这些成果的更有份量、更有价值的论争书稿，将会陆续出版。

海峡文艺出版社陈公正同志对出版这本论争集非常热心，抓得很紧。为了及时完成这项选编工作，连日来，我几乎废寝忘餐了。编完这本书稿，写完这篇前言，已旭日临窗。由于水平所限，时间紧迫，选编不当之处实恐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何 火 任

一九八六年八月一日清晨于北京劲松花园楼

目 录

前言·····	何火任(1)
---------	----------

第 一 辑

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	刘再复(3)
——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	
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	刘再复(39)
文学的反思和自我的超越·····	刘再复(49)
论文学的主体性·····	刘再复(54)

第 二 辑

文学研究的思维中心是人与社会历史的联系·····	董子竹(119)
——与刘再复同志商榷	
文艺学方法论问题·····	陈 涌(124)
对一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述评·····	程代熙(147)
——与刘再复同志商榷	
论《论文学的主体性》·····	教 泽(168)
——与刘再复同志商榷	

也谈文艺观念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	郑伯农(188)
对文艺指导思想的理论认识问题的探讨·····	杨 柄(200)

第 三 辑

主体意识的觉醒·····	何西来(213)
——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之我见	
也谈文艺的主体性和方法论·····	徐俊西(219)
文学批评和文化心理结构·····	王春元(227)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规律问题·····	洪永平(236)
——与陈涌同志商榷	
论文艺的充分主体性和超越性·····	杨春时(251)
——兼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	
评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	白雪明(276)
一种文艺批评模式的终结·····	程 麻(292)
——与陈涌同志商榷	

第 四 辑

自由地讨论，深入地探索·····	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301)
——关于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的讨论	
对于当前我国文艺理论发展态势的几点认识（节录）	
·····	何西来(326)
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几点看法·····	汤学智(331)
创造主体与主体意识·····	郝亦民(346)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	王若冰(359)

附 录

- “我欢迎愉快的争鸣” 徐启华(383)
——访刘再复
宽松和谐标志着民族的进步 王永志 夏春平(385)
——刘再复访问记
刘再复答《明报》记者问 耿 钧(391)
访陈涌 中新社记者(397)
刘心武答《九十年代月刊》李怡问(节录) 李 怡(400)
文艺批评的自我改善 林 佳(411)
——谈刘再复的新观点
无限风光在险峰 明 月(415)
——刘再复的新理论及其论争的述评
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初露曙光 许 行(421)
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报道 巩 双(432)
评一篇耸人听闻的报道 陆梅林(434)
——致港版《大公报》

第一輯

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

——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的若干发展动态

刘再复

我的这篇文章，谈的是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新出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发展动态，主要是从方法论发展趋向的角度来谈，也涉及到一些文学观念的变迁。

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世界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近年来我国的文学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尤其在方法论方面有了更显著的进展。这种进展的事实，已逼使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了解。即使决心一辈子坚持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人，也不能不注意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并对已有的观念和方法作某种程度的反省和吸收其中一部分有益的东西。

新的方法论的介绍和运用，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层次上理解文学自身各方面的本质特征，更深刻地揭示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以促进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繁荣。方法论本身并不是目的，但是，新的方法论，新的审视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接近真理，改变某些不正确的文学观念，踏进更多未知的领域。对方法论的兴趣，是一种接近真理的热情表现。只有对文学研究事业抱着真诚的热忱，才有责任感去熟悉新的方法论，而不会满足于已知的东西。爱因斯坦曾说：“只要存在着这些（理论）目标，科学方法就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这些目标本身，科学方法

本身不会引我们到那里去的。要是没有追求清晰理解的热忱，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科学方法。”（《关于理论物理学基础的考查》，《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94页）

近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但是，应当承认，这个领域现在比解放后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气，而最明显的特点是在研究工作中，积极性的思维方式已占主导地位，并正在进一步地代替消极性思维。所谓积极性思维，包括三个含意：（一）文学研究的方式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二）即使是带批判性的文章，也注意正面的理论建树。（三）文风上是科学的、积极的，出发点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事业的。总之，不是破字当头，而是“建设”当头。

过去我国的文化领域里，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是积极性思维的命运极坏。凡是正面建树的东西，几乎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遭到批判，被扣上各种帽子。而从事粗暴的、简单化的、非科学的批判，却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这样，就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极坏的文化性格，这种性格就是拒绝艰苦的精神劳动，蔑视积极性思维，而走一种破字当头的捷径，拿着几个现成的公式和教条，去寻找积极性思维成果中的某些隙缝，然后给予整体性的爆破。这种“爆破手”，不是用脑子生活，而是用鼻子生活，即靠鼻子感知政治气候而生活。这种极坏的文化性格是“左”倾文化政策的产物，它几乎要造成我国文艺科学的崩溃。这种文化性格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其某些性格恶性元素也或多或少地积淀在我们的思维结构中，我们如果不注意排除，往往就会重新表现出这种性格的某些方面。蔑视积极性思维，这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一种奇特的、病态的精神现象，很值得研究。但是，近年来却出现一种非常好的情况，这就是大批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正在改变这种文化性格，抛弃那种爆破式的所谓研究

和评论，认真、踏实地进行积极性思维。他们已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正面的建设上，或者写文学史，或研究文学史上的某个片断、某个作家，或构筑一种理论系统，或运用一项新的方法去解释复杂的文学现象，他们都立足于建设，即使在研究中对许多已有的观念和方法提出质疑和挑战，也表现出另一种积极的文化性格：

（一）他们以积极的建设为目的，不是以爆破为目的；（二）他们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但这是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对传统的东西采取扬弃的态度，在传统与革新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而不是动不动就“彻底决裂”。近年来，一些中青年的理论工作者在探讨新的方法论中就表现出这种性格。有的同志担心，出现新的方法论，就会否认过去的文化成果，这是不必要的。

近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趋向，我觉得，除了从破到立这个总趋向之外，还有四个趋向是很引人注目的：

（一）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

（二）由一到多。即由单一的、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或政治的阶级论角度来观察文学现象转变为从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精神现象学等多种角度来观察文学，把文学作品看作复杂的、丰富的人生整体展示，这样，就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了机械整体观念，用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代替单向的、线性因果联系的思维。例如我们对文艺本质的看法，过去就单纯地从认识

论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把文学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过去仅仅允许用这个角度来规定文学的本质，这就不够全面。事实上，对文学本质的规定，还可从其他角度，例如，从哲学角度来看，可以说，文学是克服异化，使人性暂时获得复归的一种手段；从价值学来看，可以说，文学是人的思想和思想情感的表现；从心理学来看，可以说，文学是苦闷和欢乐的象征，是人的内心感情活动的升华；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在特定时代环境中，也可以说，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只是暂时的）；从审美的角度看，它是有缺陷的世界中的一种理想之光。

（三）由微观分析到宏观综合。即由孤立地就一个作品、一个作家或一个命题进行思考、分析转变为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进行系统的宏观综合，从而使文学研究在研究作家作品的坚实基础上，又超越一般的作家作品论（见下文详述）。

（四）由封闭体系到开放体系。所谓开放体系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不断吸收外来的文论的养料，尤其是当代西方文论的精华，二是不断吸收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养料，包括自然科学的思维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内容和改造自己的形式。

这四种趋向表现出文艺研究工作者的思维空间在不断拓展，并逐步形成四种更可贵的眼光，即更深邃的眼光，更辩证的眼光，更广阔的眼光，更开放的眼光。

反映这四种趋向有很多具体表现，而较突出的有七个方面：

第一，文艺美学的发展使文艺研究从外部向内部掘进，这方面值得提出的有以下几项研究。

首先，是关于艺术审美特征的研究。要注意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就应该探讨艺术的审美特征。这个问题在开展“形象思维”的讨论中获得了深入，而最值得注意的、也引起了争论的是李泽厚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形象思维再续谈》，在这篇论文

中，李泽厚提出三个重要观点：第一，艺术不只是认识，不只是反映。他认为，艺术包含有思维——理解的因素，但不能归结为等同于思维。作为创作过程的形象思维，就是艺术想象，它是一个包含着想象、情感、理解、感知等多种心理因素、心理机能的有机综合体。美学本身包括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艺术社会学三个方面，美的哲学部分与认识论当然有关，例如美感认识问题等等，但整个美学却不能仅仅用哲学认识来替代文艺心理学的研究。第二，艺术创造的基本特征在于它的情感性，艺术创作的过程是遵循“情感逻辑”的发展过程（以情感为中介，本质化与个性化同时进行）。情感性重于形象性，情感是贯穿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个潜伏而重要的中介环节。这个见解的提出，对于作家把握文学的本质，促进文艺创作开拓人的内心世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三，创作中的非自觉性，艺术创作过程中充满着种种灵感、直觉等非自觉性现象。但这些现象有一个基础，是作家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资料，有过许许多多感受和思维，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日常逻辑思维甚至是理论研究，以它们（自觉性的意识和逻辑思维）为基础，在艺术创作中才可能出现非自觉现象。李泽厚认为，这样说可以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消极意义，即可以和现代资产阶级各种直觉主义、反理性主义划清界线；二是积极意义，肯定了“基础”之后，形象思维自身的规律和相对的独立性更明显了。李泽厚提出非自觉性问题，并不是否认创作的目的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只是正视文艺创作活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特性，正视这种特性，对于文艺创作摆脱概念化，对于作家在创作中进入自由状态，都是极为重要的。以后，他又进一步提出，审美不是一个认识问题，也不仅是情感的表现，而是对人的心灵的塑造，对人的情感的塑造，也就是使人的生理性情感变成审美情感，即建立人的情感形式。他认为，对人

的情感塑造或陶冶，就是感情的人化，这是人化自然的另一方面。人化自然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在自然，即山河大地的“人化”，这是指人类通过劳动直接或间接改造自然的整个历史成果，另一方面是内在自然的人化，这是指人本身的情感、需要、感知以至器官的人化，也就是人性的塑造。李泽厚这种观念，使我们了解，文学欣赏活动不是被动的，不是消极地反映审美对象，而是包含着审美再创造和心灵的再创造，即情感形式的再创造。这对我们了解文学欣赏乃至文学批评的本质都是很有益的。

文艺美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动向，是新的美学观念的引进。近年来，结构主义美学、文艺符号学、审美价值学、接受美学等相继传入，确实开阔了文艺研究的视野。仅以接受美学来说，虽然介绍的文章不多，而且还没有把接受美学的系统理论引入，但是张隆溪、张黎等的介绍文章（张隆溪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见《读书》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张黎的《接受美学》，见《百科知识》一九八四年第九期）相当清楚地描绘了接受美学发展的主要轮廓和基本面貌。他们告诉我们，接受美学的理论基础是新的阐释学。新阐释学的奠基者罗曼·英伽顿（波兰哲学家）认为，文学作品的本文只能提供一个多层次的未定点，只有在读者一面阅读一面将它具体化时，作品意义才逐渐地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本文的信息，而是不断地参与信息的产生过程。新阐释学后来在德国发展成接受美学，其代表人物是沃尔夫岗·伊塞尔和汉斯·罗伯特。一九六七年汉斯·罗伯特发表了《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接受美学便作为独立的学派崛起。张黎的文章概括了接受美学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包括：（一）文学作为一个过程，应包括两个过程：从作者到作品的过程和从作品到读者的过程，即作品的创作过程和作品的接受过程。这个完整的文学过程可称之为“动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赋予作品发